

美·国·文·学·经·典

WASHINGTON IRVING'S

旅客奇谈

【华盛顿·欧文 / 著】

王星贤 / 万紫 / 汤定九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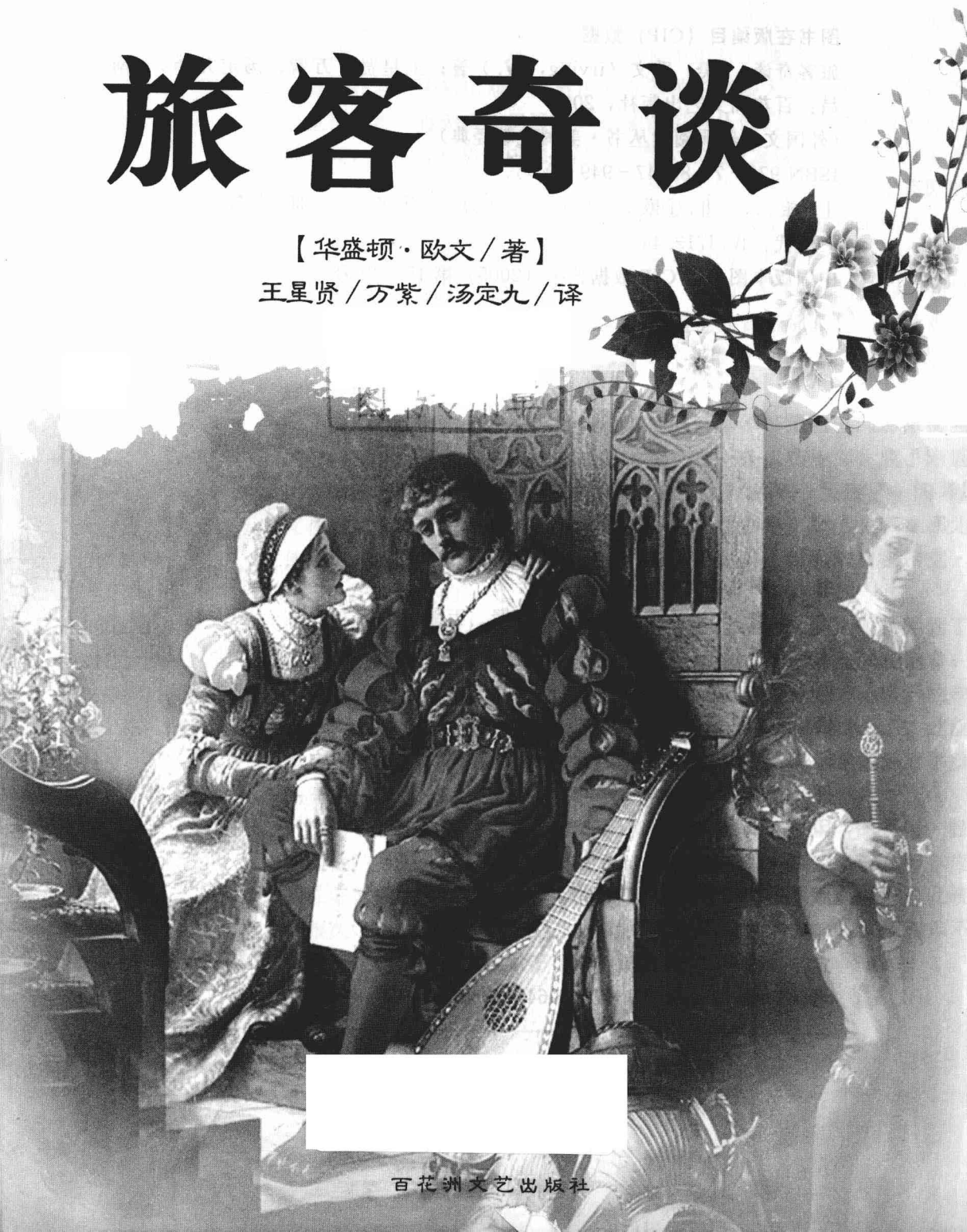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美·国·文·学·经·典

旅客奇谈

【华盛顿·欧文 / 著】

王星贤 / 万紫 / 汤定九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客奇谈/ (美) 欧文 (Irving, W.) 著; 王星贤、万紫、汤定九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47-949-0

I. 旅... II. ①欧... ②王... ③万... ④汤...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349 号

书 名: 旅客奇谈

作 者: (美) 欧文 著 王星贤、万紫、汤定九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2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3.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949-0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读者

敬爱的读者！——当你正在愉快地旅行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忽然不知不觉地害了病？那时候你就只好停下来，寂寞地等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数计着漫长的时刻，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假如你经历过这样的事，那你就会同情我了。你瞧我，当我正沿着美丽的莱茵河逆流而上，一路游览时，忽然得了病，因此只好在马因斯这个古老的边疆城市停留下来。种种的消遣都失去了趣味。这里每一个时钟、每一架大钟敲打的声音，我都听得熟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召集警备队检阅的第一下普鲁士鼓声，也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远远的奥地利军乐声。这一切都使我厌倦了；那位给我看病的医生，在慢慢地走过回廊时，他的皮鞋咯吱咯吱的声音，曾经对我起过安慰的作用，现在就连这种熟悉的脚步声，也不能使我沉闷的房间，添上一点愉快的气氛了。

有一段时间，我请了房东的小女儿卡特琳来教我德文，企图借此排遣烦闷的时光；可是不久我又发觉，连德文也没有力量打动我无精打采的耳朵了，甚至 ich liebe 的动词变化也似乎失去了魅力，尽管这两个字出自于玫瑰似的朱唇。

我想看看书，可是定不下心来。我翻了一本又一本，可是都厌恶地把它们丢开了。“好吧，”最后我绝望地说，“如果我看不进书，我就写一本吧。”没有比这再好的主意了；我立刻有事做了，也有了消遣。古时候，把著书看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甚至把挖空思想出来的最琐碎的东西也称为“著作”，而社会上谈到“学者的劳动”，总是抱着敬畏的态度。今天大家对这类事情比较明白了。

多亏各种制造方面的进步，连最无能的人也都精通著书的技术了。人人都是作家。信手写一个四开本，只不过是闲汉的消遣；一位少爷在游猎季节的间隙时间里，能一口气写出两部十二开本的书来；一位小姐出版一套书，就像她祖母当年做一套椅垫一般容易。



因此，既然我心里起了个写书的念头，读者自然容易了解，这实行起来并不是难事。我翻遍了我的纸夹子，从我的记忆中找寻那些零零落落的材料——这是—一个人在旅行中自然而然地搜集起来的。于是我就把它们编排在这部小书里。

我知道现在是讲故事和看故事的时代，同时知道社会上总喜欢从寓言里吸取教训，所以我把我所要传达的教训分配在一些故事里。这些故事也许不及当代许多人所讲的那么有趣动人，但是每一篇故事都有严正的寓意，我倒自以为是很有价值的。初看时，也许寓意并不明显，可是看到末了，读者一定能够看得出来。我喜欢用王道的药来医治社会，而不喜欢用霸道的药。其实，不应该让病人知道是在吃药，这一点是我从马因斯那位可敬的希普克拉提斯给我的治疗中得来的经验。

因此我不喜欢那种开门见山的故事，一下子就把教训搬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这些教训足以使神经质的读者一见就害怕。我却相反，常常把寓意隐藏起来，尽量加上甜食和香料，因此当天真的读者张大着嘴倾听着鬼怪或者爱情故事时，可能已经把一大粒寓意严正的丸药吞下喉咙去了，结果自己上了当还不晓得。

一般读者往往有这样的的好奇心：想知道故事的来历，这自然是要想知道其中有几分可以相信。我愿意说明，那篇《德国学生的奇遇》，说得确切一点，这篇故事的后半部，是根据人家告诉我的一段轶闻写的，据说关于这轶闻，某个地方有个法文本；在我写这个故事时，确实有人告诉我，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经根据这段轶闻，写了一篇精巧的故事；可是无论法文本或英文本，我却从未看见过。《神秘的画像》和《意大利青年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我模模糊糊回想起来的几年前人家告诉我的一些逸事，但是它们的来历，我就知道了。青年画家遇盗的故事几乎全部取材于某个手稿中的确实的记载。

至于本书中其余的故事，其实凡是我所讲的一般的故事，我只能说明一点：我是个老旅客，书多少读过几本，所见所闻比较多些，而梦中所见却最多。因此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星片断。在旅途中，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我心中摇来晃去，正像胡乱装叠在一口旅行箱里的物件，它们往往就是这样；因此，当我打算抽出一件事实时，我也不确定这一件到底是读过的，听过的，还是梦见过的；而且我对于自己所说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以相信，自己也搞不清楚。

这些话既然交待过了，可敬的读者，那就请你放开胃口，尤其是鼓起兴致来，把摆在你面前的东西，尝一尝吧。如果你读了之后，觉得我



的故事不佳，那至少也并不冗长。因此，每一篇故事都不致使读者感到过分厌倦。正如某一位诗人所说：“变化是有趣的。”

变化自能使人得到某种安慰，哪怕是变得更糟！正如我在旅行中坐在驿车上常常经历的一样，一个位置坐得久了，调动一下，往往会觉得舒服些，哪怕你一坐下去，就撞了一块乌青。

永远是你的，
治奥弗瑞·柯瑞因

由马因斯，一名马恩斯，
德·丹穆斯达旅馆，
原名马黎旅馆寄
×年×月×日

目 录

致读者/1

第一部

一位神经质先生所说的奇异故事

伟大的隐名作家/2

打猎后的宴会/3

我叔父的奇遇/7

我姨母的奇遇/16

大胆的龙骑兵或我的祖父的奇遇/20

德国学生的奇遇/27

神秘的画像/32

神秘的陌生人/38

意大利青年的故事/44

第二部

白克桑和他的朋友们

文学生活/64

文学界的宴会/66

怪人俱乐部/69

穷鬼作家/74



出风头/89

一位实践哲学家/91

白克桑是一个有希望继承巨产的青年/93

失望者的沉思反省/130

愚蠢的乡绅/134

闯码头的戏班老板/138

第三部

意大利强盗

特拉契纳的旅店/150

矮小的考古家的奇遇/158

延误的旅客/163

波普金斯历险记/173

画家历险记/177

强盗头子的故事/183

年轻强盗的故事/191

英国人历险记/199

第四部

掘金者

鬼门关/204

海盗基德/207

魔鬼和汤姆·华克尔/212

渥尔弗尔特·魏伯尔或黄金梦/223

黑人渔夫历险记/241

第一部

一位神经质先生所说的奇异故事

我再告诉你一段吧，捉到了一条鱼，
一条极大的鱼。旁边有一把刀，一把长刀。
脖子上刺着一杆枪，鼻子里还有一尊炮，一尊大炮。
嘴里还衔着弗罗棱萨公爵发给的几张委任状。
柯林赛斯：这是个弥天大谎。
托尼：我承认是。
你以为我会对你说实话吗？

弗莱契：《一个月的妻子》



伟大的隐名作家

在《勃雷斯勃列奇大厦》那本书里，有一篇浪漫的故事，叫做“大块头先生”，那是一位神经质的先生告诉我的，下面这些奇遇也是他对我讲的。奇怪的是，我虽然明白地交待过，那个故事是人家讲给我听的，并且还把讲故事的人描写了一番，然而许多读者却把那个故事当作了我本人的奇遇。现在我声明，我从来不曾有过任何这类的奇遇。本来这件事我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后来那位《维弗莱》的作者，又著了一部小说，叫作《山峰上的派发瑞尔》，他在绪言上说到，他本人就是我所说的那位大块头先生，这一来可叫我为了难。从此以后，有些先生，尤其是许许多多女士，老是来问我，写信给我，关于我所见到的这位伟大的隐名作家的情形。

如今这一切真叫人烦恼透了。这好像摸彩落了空，而人家偏偏恭维你得了头奖，因为我也跟任何读者一样，很想揭穿这位奇怪人物的秘密，这位先生的声音早已传遍了世界上每个角落，只是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我那位神经质的朋友本来是很怕羞，不愿意见人的，他也抱怨自己招来了无数麻烦，因为他那附近一带都传说着他是个有眼福的人，他甚至成了那两三个乡镇上相当有名的人物，老是给人硬请去参加一些女文人的集会，这没有别的理由，无非因为他是“瞥见过《维弗莱》的作者的那位先生”。

真的，这位可怜的人，由于这样可靠的根据，发现了那位大块头先生是谁之后，就更加十倍地神经质起来了；他因为当日没能下定决心，争取看个全貌，始终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的。他竭力想把当日见到那位仪表堂堂的人物的情形回想起来；而且从此以后，凡是遇见身材比一般人魁梧的先生要上驿车时，他总是以好奇的眼光盯着。一切都是白费劲！他所瞥见的特征，似乎是一切大块头先生都有的，于是这位伟大的隐名作家依然还只是一位伟大的隐名作家罢了。

以上我把这些情形已经交代过了，现在就让那位神经质的先生把他的故事讲下去吧。



打猎后的宴会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次打猎后的宴会，主人是一位年高望重，好打狐狸的准男爵，他在中部一个郡里有一所白嘴鸦出没的古老的大宅子。他一直没结过婚，自己守着一间大厅，过着寻欢作乐的生活。他年轻时候一味崇拜女性；由于游踪很广，他研究各国的女子有卓著的成绩；回到家乡以后，自以为深懂妇女的习惯，并且精通讨好的技术，可是遗憾的是，他却被一位寄宿学校的小姑娘所抛弃了，她对于“爱”字的文法变化都还不大弄得清楚哩。

准男爵经过了这次难以相信的失败，完全灰了心；他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隐遁起来；把家事交给了女管家，一切听她管理；自己像个十足的尼穆洛德，经常打起狐狸来了。尽管诗人们可能有相反的意见，不过人到老来，对于爱情总是愈来愈淡薄的，只要有了一队追逐狐狸的猎狗，就连他心中对寄宿学校那位仙女的怀念，也可以给驱逐出去。这位准男爵在我见到的时候，已经是个很快乐很圆熟的老单身汉，比得过任何带狗打猎的人；他从前专心于一个女子的爱情，这时候已经普及于全体女性，因此凡是本乡和周围一带脸蛋漂亮的妇女，都分享着一份。

宴会延长下去，直到夜深；因为我们这位主人家里没有夫人小姐请我们退席到会客室里去，因此酒瓶就不曾被它的劲敌茶壶所战胜，一直保持着它那种道地的单身汉的势力。我们在席间谈起打狐狸，大家谈得兴高采烈，哄堂大笑，直笑得那所古老的大厅四壁发出回声，连墙上挂着的古老的鹿角都摇动起来。可是我们主人的酒宴对于打猎之后已经有点疲乏的人们却渐渐起了作用。那些兴致最好的人在宴席一开始，劲头十足，一时精神百倍，可是到了后来，一个一个的都不行了，只偶尔还从眼眶子里闪出一点微弱的光来。有几个最健谈的人，开头谈得很畅快，这时候也都睡熟了；只有几个语言冗长无味的人，还在继续谈着，他们好比短腿的猎狗，在谈话开始时，就喋喋不休，唯恐别人不听他们，可是他们倒始终精神抖擞，一定能坚持到收场的。最后连这些人也沉默下去了；这时候几乎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两三个老饕，鼻子里发出鼾声，



他们醒着时一声不响；这时候睡着了，倒来补偿他们的朋友啦。

后来仆人报告，请大家到杉木客厅里去喝茶、喝咖啡，这一声惊醒了大家暂时的昏沉。个个人醒了过来，精神又特别振作起来了，他们一面用准男爵传家的老式瓷杯呷着提神的饮料，一面想起各人得回到家里去安歇了。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困难。当我们的宴席正拖延着的时候，外边下起了冬季的大风雪，刮着一阵阵砭骨的寒风，夹着雨、雪和霰。

“这样的天气，”我们那位殷勤的主人说，“要把头探到门外去，那完全是妄想。所以，诸位，我至少要留你们在这里做一夜客人了，各位下榻的地方可以想办法。”

恶劣的天气劲头越来越大，使得大家无法辞谢主人的盛意。这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屋子本来已经拥挤，再加上一批意料不到的客人，要管家张罗留宿，这岂不是叫她为难吗。

“哼！”我的主人叫道，“你们可曾听说过，哪个单身汉的客厅没有伸缩性，不能把本来的容量扩充一倍？”

于是，他出于好意的激动，喊了管家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来商量。那位老太太，身穿一套褪色的锦缎的节日盛装，由于她的慌张激动，在走出来时，那衣服发出了一阵响声；因为，尽管我们主人夸下了海口，她到底有点儿窘。可是在一个单身汉家里，客人又都是单身的，这一类事情是容易安排的。家里没有夫人；因此没有人会拘泥细节，不好意思把诸位先生安排在离奇古怪的暗室和角落里，或者不愿暴露出家里不体面的地方。一位单身汉的女管家对于权宜办法和紧急措施是搞惯了的；因此，经过管家操心地跑来跑去，经过大家对于红房间、蓝房间、花房间、绯色房间及带凸窗的小房间的多方协议，事情终于安排好了。

一切停当了以后，主人又请我们大家去吃东西，这原是乡下经常的娱乐。那位脸色红润的司膳人认为，大家在宴席之后，打过盹儿，在杉木厅里喝过茶和咖啡，又商量过房间，过了这么多时间，对晚饭该有相当的胃口了。于是就把宴席上的残余略加整治，开上了一桌简单的饭菜，其中有冷的牛腰肉，有切碎的鹿肉，以及一种用辣子烤过的火鸡腿等等，另外还有几样清淡的菜，这种菜叫乡下的先生们吃下去，保证能够酣睡，发出沉重的鼾声。

刚才大家在饭后打了一个盹，因此每个人精神又焕发起来；座中有几位结了婚的先生自以为对于单身汉的家庭有权利开玩笑，因此对于我们主人和他那管家的不知所措的样儿，讲了一大堆俏皮的笑话。后来话题一转，从开玩笑的题目转到了住宿问题上，因为大家突然投身到这样



古老的一座邸宅里，人人都不知道将会碰到怎样的住处。

“说真的，”一位爱尔兰龙骑兵上尉说道，他是座中 fastest、最好吵闹的人，“说真的，假如在这个大风雪的夜里，有几位墙上挂着的漂亮绅士，到各房间里来走走，或者那些穿着长长的胸衣的女鬼中有哪一位把我的床铺错看作教堂里的坟墓，跑了进来，我是不会惊讶的。”

“那么你相信鬼吗？”一位瘦瘦的尖脸的先生说，他凸着一双眼睛，像一只龙虾。

这个人，我在宴席上就注意到了，他是个提起问题来没完没了的人，谈起来总是贪得无厌地带着过火的劲头儿。他每次听完一个故事，似乎总还嫌不够，人家笑时他总不笑；却老是对笑话提出疑问。他吃一个胡桃时，从来不能领略那胡桃肉的味儿，总是自找麻烦，想从壳里再挖一点什么出来。“那么你相信鬼吗？”这位好问的先生说道。

“老实说，我是相信的，”那个快活的爱尔兰人说。“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那一套，信鬼，也怕鬼。我们自己家里就有个本什，亲爱的。”

“本什——那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发问的人叫道。

“噢，那是个老女鬼，老注意你们那些道地的爱尔兰人家，到了谁家里有人要死的时候，就守在他们窗口上，让他们知道。”

“这段话可真有趣！”一位年纪略大的先生叫道，他带着自作聪明的样子，生就一个灵活的鼻子，什么时候他要耍滑稽，就可以奇形怪状地一扭一缩。

“说真的，你要晓得，凡是经本什拜访过的人，那倒是一种荣誉呢。这证明那人的血统纯洁。现在我们在谈鬼，老实说，像眼前这样的住宅，或者今夜这样的天气，如果鬼怪要出现，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请问，约翰男爵，你有没有一个闹鬼的房间，可以安顿一位客人呢？”

“也许，”准男爵微微一笑说道，“即使这样的房间，我也能供给你。”

“啊，那是我所最欢喜的了，我的宝贝！一个黑暗的橡木房间，挂着几幅丑陋的悲哀的画像，它们对你阴沉沉地瞪着眼睛，关于那些画像，女管家又能说出许多有趣的爱情和惨杀的故事来。再来一盏昏暗的灯，一张桌子，上面放一把生锈的刀，一个浑身穿白的妖怪，到了半夜把你的帐子一掀——”

“真的，”桌子那一头一位老先生说，“你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段轶闻来了——”

“啊，来个鬼的故事！来个鬼的故事！”四座都大喊起来，每个人把椅子都向前凑拢了一点。



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讲话人身上，发言的是一位老先生，脸的一边有一点歪。眼脸耷拉着，好像掉了铰链的百叶窗，实际上，他那半边脑袋好像要塌下来似的，真像一间经常关着的、老是闹鬼的厢房。我可以保证，这半边脑袋一定塞满了鬼怪的故事。

大家一致要求他把这段故事讲出来。

“是的，”这位老先生说，“这只是一段轶闻，而且也很普通，我就照原来的样子给你们讲一下吧。这故事我有一次听我叔父讲过，据说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那个人常常会碰到奇异的冒险事情。我另外听他说过一些故事，还要古怪得多呢。”

“你那位叔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好问的先生说道。

“噢，他可以说是那种身体枯瘦而伶俐的人；他是个大旅行家，最喜欢讲自己的那些奇遇。”

“请问，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约有多大的年纪？”

“哪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鼻子灵活的先生忍不住叫起来。“哎呀，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还不曾让它有一个发生的机会哩。好吧，我们那位叔父的年纪，你也不用操心；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奇遇吧。”

好问的先生当下给堵住了嘴巴，那个一脑袋鬼怪的老先生就开始讲起来了。



我叔父的奇遇

多年以前，那时候法国革命还没发生，我叔父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相处得比现在好些，在社交上彼此有亲切的往来。当时英国人出国是去花钱，法国人总是随时帮助他们花钱，如今他们出国是去积钱，这件事自己可以干，不消法国人帮忙的了。也许，当时的英国旅客比较少些，身份也比较高贵，不像如今，全国犹如开了闸的潮水一般地泛滥到大陆上去。无论如何，他们那时候在法国社会上跟人家的交际比较密切，比较经常化，因此我叔父在侨居巴黎的期间就结识了许多法国贵族，彼此搞得很熟。

过了些时候，他有一次冬季旅行，来到诺曼第一个地方，叫作德·高丝，在暮色苍茫的时候，他望到了一座古老别墅的几座角楼，耸立在邸园的树杪之上，园外是一道围墙；每一座角楼都有一个高高的、圆锥形的，用灰色的粘板岩盖起来的顶子，好像一支蜡烛，上边带着一个熄火的灯帽儿。

“那座别墅是谁的，朋友？”我叔父对着一个身体瘦削而性情暴躁的左马驾驶人叫道，那马车夫穿着一双很大的长统靴子，戴着一顶卷边帽子，正在前面奋力前进。

“是侯爵大人——”马车夫说着，用手碰碰帽子，一半是尊敬我叔父，一半也是敬重他提的那个尊贵的名字。

我叔父记起来了，这位侯爵原来是他在巴黎时的一个极要好的朋友。这位朋友屡次说过，希望以后能在自己的祖传别墅里见到他。我叔父是一位老旅客，他很懂得利用机会。他心里转了几下，想到他那位侯爵朋友要是受到这样一次亲切的、突如其来的拜访，该会多么高兴啊；一面又想到自己能在一座别墅里找到一间舒服的屋子，尝一尝侯爵家里著名的烹调，品一品他那种超等香槟和红葡萄酒，免得到乡下旅店里去住那种粗陋房间，吃那种粗陋伙食，岂不更加愉快。因此，过了不几分钟，那个瘦削的马车夫就劈劈拍拍地挥着鞭子，简直像个魔鬼，或者像个道地的法国人似的，顺着长长的笔直的林荫路，向别墅直奔而去了。



毫无疑问你们大家一定都见过法国的别墅吧，因为如今人人都到法国去旅行。这是一座最古老的别墅，赤裸裸地孤立在铺着一些石子路和冷冰冰的石台阶的荒野里，一座给画成了许多三角形和长菱形的冷落呆板的花园，一个冷落的看不见树叶的邸园，给几条笔直的小径分割成了几块几何图案，有两三尊冷冰冰的没有鼻子的石像；还有几道喷泉，喷出来的水冷得会叫你嗑牙。至少我叔父在那个寒冬的日子里去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就是这样；尽管到了夏天，我担保强烈的阳光烤得瞎你的眼睛。

他们走得越近，那马车夫把鞭子挥得越响，惊得一群鸽子从窝里飞了出来，一群白嘴老鸡也从屋顶上四下飞散了，最后侯爵一人当先，后面跟着一群仆人，从别墅里跑了出来。他一见是我叔父，欢喜得不得了，因为他这别墅那时候也同我们现在这位可敬的主人的住宅一样，里边的客人并不太多，足够招待朋友。于是他就按照法国的习惯，吻过了我叔父的两颊，陪他进别墅里去。

侯爵以法国人的文雅风度尽着东道主的情谊。他对自己这座祖传的古老别墅，实在很得意，因为其中有一部分非常古老，有一座塔楼和教堂，几乎谁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了；其余的建筑物比较近代一些，这座城堡在盟军作战期间几乎全毁了。侯爵讲起这件事情来，扬扬得意，好像真的很感谢亨利第四似的，因为承亨利第四看他得起，居然认为他那座祖传的城堡，值得他的炮火一轰。他对于祖上的勇武，说起来故事很多，他还拿出若干钢盔、铁盔、石弓以及各种大鞭子、牛皮短褂子来给客人看，那全是当日盟军穿戴的。其中尤其是一把双手用的大刀，他几乎抡都抡不动，他就以此证明他的上几代一定出过一些巨人。

实际上，他不过是这种伟大的武士的渺小后裔。当你见过画像上画的那些粗犷的面貌和强壮的四肢，再看看那位矮小的侯爵，生得一双细弱的腿，一副淡黄的灯笼似的脸，耳朵旁边两撮敷了粉的鬓发，这就是法国人所谓的“鸽子翅”，好像要带着那张脸飞走似的，你简直不大会相信他们是一脉相传。可是你再看看他那钩鼻子两旁一双炯炯发光的甲虫似的眼睛，那你马上就看得出，他的确是把祖先所有的勇武精神都继承了下来。事实上，法国人无论身体缩到多小，精神气魄是从不衰落的。当他那血肉之躯逐渐缩小时，他那精神反而显得纯净，而且越来越易于激动；我亲眼看见过一个性情暴躁的法国小矮子，他那股子勇气足足充得起一个差不多的巨人。

侯爵一旦戴起一顶大厅里陈列着的铁盔——他常常喜欢这样——尽



管他的头太小，恰像豌豆荚里的一粒干豌豆，可是他那双眼睛却从铁盔下面闪闪发出红宝石似的光芒；当他拿起祖上那把沉重的双手使用的大刀来，简直会叫你觉得好像见到了勇猛的小大卫在挥着砍歌利亚的刀，拿在侯爵手里，就好像是纺织工的一根又粗又长的卷轴。

不过，诸位我老形容侯爵和他的别墅，闲话讲得太多了，可是你们得原谅我；他是我叔父的老朋友，我叔父每次讲起这段故事来，总欢喜把那位东道主详详细细描述一番。这位可怜的矮小的侯爵！他是那批英勇的廷臣之一，在八月十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他们在杜依勒瑞斯宫中，为了保卫国王，对进攻的暴动群众做了忠心耿耿、然而毫无希望的抵抗。他表现了法国骑士的勇敢精神，直战到最后一刻；他在整整一军团穷人面前，勉强挥动着那把短短的廷臣的佩刀，嘴里喊着好，好！可是一个卖鱼的女人，一枪把他钉在墙上，好像一只蝴蝶，他那英勇的灵魂就此凭着那一双鸽子翅飞升到天国去了。

不过这一大套对于我的故事并不相干。现在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当夜到了安歇的时候，有人陪着我叔父，领他到了一座森严、古老的塔楼上去，他的卧房就安顿在那里，这是别墅里最古老的地方，在古时是一座主楼，或者碉堡；那房间自然并不顶好。可是侯爵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晓得他是一位很懂得鉴赏的旅行家，喜欢考究古迹，同时，也因为当时比较好一点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了客人。实际上，等侯爵提起了塔楼里曾经住过许多大人物——这些人全跟他家多少有点关系——我叔父也就完全满意了。假如你们愿意相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他说，当日约翰·巴力奥，他管他叫若安·德·彼勒，听到自己的对头罗贝特·德·布鲁斯在班诺克白恩一战成功了，他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恼恨而死的。后来他又说起，居伊兹公爵也曾在这里睡过，于是我叔父倒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享受一下这个特等房间的光荣了。

当天夜里天气严寒，风又大，房间里也很冷。一个长脸蛋高个儿的老仆，穿了一身古怪的制服，来伺候我叔父，他抱来一大捆劈柴，扔在炉子旁边，带着奇怪的神气把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然后对我叔父道了一声晚安，把脸一歪，肩膀一耸，管自走掉了。如果他不是一个法国老仆人，这神气可真有些可疑呢。

这屋子确实显得荒凉破败，凡是看过传奇小说的人，见了都会不免栗栗危惧，担心总要出事。窗户高而窄，从前本是个枪眼，后来就着墙壁的厚度，胡乱地扩大了一下；窗框子安得也不合适，风一吹就嘎嘎发响。在狂风呼号的夜晚，叫你觉得好像是当年一些联军，穿着大靴子，